

## 寻迹 陕北

秦晋峡谷裂，山河气象摧。万里黄河收玉壶，千钧雷霆进龙胎。浊浪翻空星斗乱，惊涛拍岸怒云堆。此乃天地之绝唱，华夏之雄魁！

观其势也：悬流三十丈，喷薄九霄外。初如洪练垂天落，忽作金戈万马催。水雾横空虹霓起，浪花坠地琼瑶碎。旱地行船痕犹在，孟门夜月影长陪。龙槽凿石深千尺，十里轰鸣动惊雷。

若夫春凌解冻，冰崩玉碎；夏雨初临，洪涌山移；秋高水急，金涛漱石喷珠玉；冬寂霜严，银甲覆岩耀清辉。四时殊观，晨昏异色。晴日观瀑，虹桥贯日连秦晋；月夜听涛，星河坠地撼心扉。



到富县已是傍晚。开元寺塔的影子拖在街上，行人脚步匆匆。用地图导航，“羌村村委会”几个字清清楚楚，规划出最短路径。但我找的不是村委会。一千二百年前，杜甫把妻儿安顿在鄜州（今富县）的羌村时，没有导航，没有行政村，只有一条黄土沟，十几户人家，和一轮他后来只能在长安牢里遥望的月亮。地图可以定位一个村庄，却定位不了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。

我要去羌村等一个夜晚。

唐天宝十五载，安史叛军攻入潼关，杜甫带着家眷从长安辗转来此，将妻儿安顿在这个以羌人聚居为主的偏僻山村，那年他四十五岁。不久后，他听闻肃宗在灵武即位，便只身北上投奔，途中被叛军所俘，押回了沦陷的长安。也就是在那时，身陷敌城的杜甫，望着长安的月亮，写下了《月夜》：“今夜鄜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

他不写自己如何望月思家，反而想象远在鄜州的妻子正独自望月；他不说自己如何思念妻子，却写儿女大小还不懂得思念之苦。明明是“今夜长安月”，他不写，偏要写“今夜鄜州

# 壶口瀑布赋

曹世玉

至若禹斧劈山，传说永铸石壁；唐宗驻蹕，诗篇长伴惊湍。壮士临渊，顿生豪迈肝胆；骚人搁笔，空叹造化神工。昔年烽火，咆哮声催征鼓震；今日升平，铿锵韵协太平韵。

嗟乎！壶口之魄，岂惟激浪飞涛，实乃天地罡风。浊浪崩云，尽显铮铮铁骨；惊雷裂峡，长存烈烈精忠。临此

境者，当识黄河本性：千砂击骨终无悔，万仞劈身只向东。今我临渊振袂：大河不朽，华夏永隆！

赞曰：  
云崖崩裂坠黄龙，  
九曲惊涛撼碧空。  
莫道泥沙湮浩气，  
千秋肝胆在壶中。

# 羌村，月光不老

任意

月”——他借着妻子的月光，照见自己的孤寒。原来最深切想念，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影子，只好借着另一个人的眼睛来凝视。

杜甫写月不止这一处。大约三年后，他在秦州写了《月夜忆舍弟》：“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月亮仍是故乡的亮，但此时他想念的已不再是“共看月”的妻子，而是“皆分散”的弟弟们。战乱不止，家书难寄，异乡的月亮悬在天边，冷清得让人无处躲藏。那已经不是《月夜》里的温情与牵挂，而是一种沧桑之后的确认：月亮再好，终究不是故乡的那一轮。多年以后，他在夔州写下《八月十五夜月二首》，劈头一句便是“满目飞明镜，归心折大刀”。他望着满月，心里没有温情，只剩下回不去的绝望。

这三轮月亮，分别见证了杜甫人生中三个截然不同的时刻。《月夜》是死别前的幸存——往后一家人还要在颠沛里熬过无尽风霜。《月夜忆舍弟》是流亡途中的哀叹——他已深知离散的凄苦。《八月十五夜月二首》是漂泊暮年的认命——他终于知道，故乡再也回不去了。

而羌村，站在了这个序列的最起点。我在羌村等到天黑。

村口有几棵老槐树，粗得两人合抱不过来，树心已空了大半。树下有个老人坐着，穿旧军绿色的袄，缩在椅子上，不说话也不看我，只是望着远

处。我没有打扰他，沿着石板路往村子深处走。杜公窑在村子偏西的地方，有三孔砖窑，门口立着一块牌子。院子里有一盘石磨，青石做的，磨盘上的齿纹已经磨得很浅了。我伸手推了推，发出一晃一晃的声响，在空寂的院子里滚了一滚，就被风卷走了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。山里的黑来得快，像有人从沟口扯着一块黑布一直扯到沟底，把整个村子裹了进去。四周先是那种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安静——然后心跳也慢下来，融进了夜色里。

月亮从东边的山梁背后浮上来了。它来得慢，先是山梁上亮起一圈银边，像有人缓缓推开一扇门，月亮探出半个脸，犹豫了一下，才整个儿跳了出来。清清冷冷的，像一面古老的铜镜，安静地挂在那里。皂角树的影子落在地上，一晃一晃的。石磨的磨盘上也有月光，银白的一层，像是刚被人擦过。

我忽然想起了什么。

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那个夜晚——那个杜甫被关在长安牢里的夜晚——他抬头看见的，是长安的月亮。可他心里装着，却是羌村的月光。他想象着妻子站在这个院子里，仰着头，月光落在她的鬓发上，落在她的手臂上，湿漉漉的，冰凉凉的。他把这个意象写进了诗，从此中国诗史中多了一轮永远不老的月亮。

而此刻，我站在这片他从未亲眼见过、却用一生去凝望的月光里。

那一夜，他在狱中；这一夜，我在羌村。月光还是那个月光，从不会老。照着长安的牢房，也照着秦州的戍鼓，照着夔州的江波，也照着今夜羌村的石板路。它哪里知道，那个在狱中抬头望月的人，把那一点相思写进了诗里，写成了汉语最柔情的一页。他走了，他的诗还活着。诗活着，月亮就永远是那一夜的月亮，不老。

我替他把这一夜的月亮看了。回头望去，什么都变了，只是月光不老。柏油路铺到了每户门前，白亮亮的，月光洒上去像一层薄霜。村头立着“杜甫文化生态园”的牌子，每年秋天办诗会，远近的人都来。从前杜甫笔下的“柴门鸟雀噪”，如今换了模样——老槐树下，老人还在，旁边多了几个摆摊卖土产的年轻人。

山风从沟里灌过来，带着土腥气和草木的涩味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村口的时候，那个老人还坐在树下。月光照着他的脸，沟壑纵横，就像黄土高坡。他没有看我，我也没有说话。

车开出沟口的时候，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。那轮月亮还挂在原处，不声不响的，像一个守着旧约的人。杜甫一生写过那么多月亮，最好的，始终是羌村这一夜。不是因为月亮最圆，而是因为在那个什么都不能把握的乱世里，他是靠着对羌村月光的想象，才没有彻底坍塌。一千二百多年后，月光照见的已不再是那个贫瘠的小山村——路宽了，灯亮了，日子好了。而月光还是那个月光，替他去千年的诗人，照亮着他离去后再未归来，却从未离开的地方。

## 诗海泛舟

### 心随花醉

郭金鑫

春深花烂漫  
娇容绽笑靥  
风携花香溢芬芳  
蜂飞蝶舞竞相忙

艳蕊灼灼灼春意  
馥郁清香沁心脾

花簇盈眼眸  
香风扑面来  
满目绚丽引痴迷  
春光正好心沉醉

### 蝉鸣

曹延斌

夏天的歌者  
夏天的男高音  
嘹亮的鸣叫  
能穿透耳膜  
把昏昏欲睡的树  
叫醒

把夏天烧得更沸腾

其实它征服了  
许许多多的眼睛  
盯着它高亢的歌喉  
是那么的入神

假如没有蝉鸣  
夏天会变得多么单薄  
多么的冷清

从《诗经》里走来  
至今有袅袅余音

## 物语 微思

### 向泥土借一味桃源

刘延霞

“一片桃花，一条溪水，一个偶然的洞口，背后藏着怎样的世界？”昔日课堂的导语，总在耳畔萦绕。许是这份执念太深，心中始终想觅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于是，当第一缕暖风拂过周日的田垄，我便知，该掸去满身喧嚣的尘土，赴一场春日的约会了。

周日的暖阳，泼洒着金色的光辉，信步走向故乡的田野，双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，久违的松弛从脚跟漫开，流淌周身脉络。目之所及，枯黄的草中零星地生出浅浅的绿，娇嫩、清新。点点的绿渐次铺展，变成丛丛绿波，铺满田野。抵不住绿意的诱惑，俯身剥去枯壳，才发现是久违的野葱，陕北人二八月最爱的佐料，亦名小蒜。小蒜嫩白的葱茎藏在泥土里，青绿的身体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似乎在等有缘人来挖掘享用。不由得伸手拔取，却茎断根留，一股辛辣的清香冲进鼻腔，擦得味蕾泛起层层涟漪，儿时挖掘小蒜的光景次第出现：三五稚童，手持小锄，奔逐在春日的田野里，筐中根根小蒜，鲜艳欲滴……

此时虽无锄具，却仍想掘一捧春日的芬芳，尝一次野味的欢喜。念及古人能钻木取火、石器耕种，遂寻得粗棍一根，朝着小蒜的根部奋力掘土，待周边泥土松软，再稍用力一拔，轻甩泥土，白玉般的小蒜头便在春光里露了模样。须臾间，一把小蒜便已在手，想想小蒜洒在汤面中独有的辛辣清香，禁不住几咽口水。

复行数步，见山底青绿闪耀。那绿，已不再是野葱柔茎的颤颤巍巍，而是叶片的肥硕稠密。此时不用再拔草细瞅，料定是春日美食——苜蓿。“采采苜蓿，薄言采之。”“采采苜蓿，薄言掇之。”千年前的诗句，仿佛穿越时光而来，那重复的叠词不再是古文，而是指尖掐断嫩茎的清脆；千年前挎篮采撷的农家女子，仿佛也穿越时空，与我一同，在此处焚地焚将春日的馈赠采撷。无筐无袋，便衣襟为兜、挽袖成筐，转瞬即满。想着能把《诗经》里的风雅采进今日的烟火里，心中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欢喜。

日已高悬，正欲折道返回，一抹淡淡的粉色竟飘入眼帘，原是半山坡那株桃花，独自绽放春风里。盈盈粉韵，灼灼其华。瞬间便懂了陶翁那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悠然与欣喜。远望这春的宠儿，又岂能尽兴？遂跋涉爬坡，凑近观之。但见粉瓣娇嫩，薄如蝉翼；花色色深，层层包裹；暗香浮动，沁人心脾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朵朵桃花似在春风里盈盈浅笑，诉说着眷护与缱绻的风月佳话……

“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望花思花，不由得想折一枝带回，留住这半盏春色。觅得一处斜逸的小杈，几朵花苞似开非开绽在枝头，心中微生歉意，轻语：就你吧。轻轻折取，将春色的柔情揽入怀中。归去，将春天插入花瓶，让春意满室。

半日光，半日清浅。车水马龙的喧嚣似早已远离耳畔。原来桃源不在远方，不必寻那武陵的洞口，它就在这低头采撷、抬头见花的方寸心间，藏在泥土与春光酿就的人间烟火里。



YangJialing 邮箱: yjlyw@126.com

## 杨家岭



## 关庄人家

薛海慧 作

# 回家的路

呼海萍

满了力量。无数个深夜的梦里，我依然会回到那条山路，还是那个翻山越岭的倔强丫头，背着书包气喘吁吁地奋力爬过最后一道山梁，远远看见家的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。原来，山的那边永远是家的方向，梦里的那条路一直是我回家的路。

后来，我去市里的师范学校读书。回家的路从崎岖的山路变成了通往城里的班车。坐上班车，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梯田、弯曲的山路，慢慢变成了平坦的公路。路边高楼鳞次栉比，商铺琳琅满目，霓虹流光、车水马龙，这一切都是我在大山里从未见过的景象。我像个闯入者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。那一刻，我在心里埋下一个坚定的念头：一定要远离故乡，再也不要走那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再也不愿翻越邻近坟地的山梁。我要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工作、生活。可如今，再想起那些坟头，心里却满是酸楚与怀念。长眠于此的是故土亲人与乡里先辈，默默守着村庄，伴着我们一辈辈长大。年少拼命想要逃离的山路，如今却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思念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，想起山路旁的野花，想起山涧的泉水，想起家里的炊烟，想起父母的微笑。这条班车碾过的路途，连接着城市与故乡，也连接着我的梦与牵挂。

现在，回家的路变得越发便捷。高铁呼啸而过，几个小时就能从繁华的城市回到故乡的小镇；高速公路四通八达，自驾就能轻松抵达家门口。可当我

酸甜的枣儿在舌尖蔓延；会摘一把狗尾巴草，互相挠痒痒；会唱老师教的童谣，歌声在山谷间回荡。夕阳西下，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映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直到家门口的炊烟升起，才恋恋不舍地互相告别回家。那条回家的山路，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柔，虽然曲折，却充满了简单的快乐，藏着童年最纯粹的快乐与坚韧，构成记忆里最温暖的底色。

上了初中，学校在十几公里外的镇上，是一所封闭式学校，回家的路变得愈发漫长而艰难。每周五放学，我们便背着装满衣物和书本的书包，带着急切的心踏上回家的路。为了早点到家，我们抄近路走一条陡峭的山路。这条山路没有名字，没有任何标识，全靠前人留下的模糊足迹辨认方向。山路比小学时的更加险峻，有的地方几乎是垂直的陡坡，只能手脚并用，紧紧抓住路边的杂草和树干，一步步往上攀爬。累了，就找一块平坦的草地，躺在柔软的蒿草上休息；渴了，就掬一捧清澈的泉水喝下，甘甜的滋味瞬间驱散了疲惫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段路要经过一大片坟地，曾是我少年时期回家路上最大的恐惧。每次经过坟地，我都忍不住加快脚步，心里充满了害怕，低着头紧紧攥着衣角，不敢多看一眼，直到走出很远，才敢喘口气。沿着熟悉的山路一路狂奔，哪怕汗水浸湿了衣衫，脚底磨起了水泡，只要能看到远处村庄的轮廓，心里就充

回家的路，是藏在时光深处的河流，蜿蜒穿过岁月的峡谷，载着童年的欢笑、少年的憧憬与成年的牵挂，一路流淌，从未停歇。它不是地图上冰冷的线条，而是刻在骨髓里的印记，是无论走多远、隔多久，只要一念起，就能瞬间抵达心底的归途。这条路，有泥泞与平坦交织，有寒冷与温暖相伴，有逃离与眷恋纠缠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沉淀了最纯粹的乡愁。如今再回望，那些走过的路、遇过的景、藏过的心事，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，在记忆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上小学时，回家的路是那两三公里曲折的山路。四年级起，我便去住邻村就读，每天和十几个同龄伙伴结伴往返。冬白天还没亮，母亲就早早把我叫醒。穿上厚厚的棉袄，背起母亲用旧布缝制的书包出门，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，粘在眉毛、睫毛和衣领上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小小的冰粒。山路两旁的草叶上也结着厚厚的白霜，踩上去咔嚓作响。走到半路，手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，几个同伴便捡些干柴枯草，点起一堆小小的篝火。火光跳跃着，我们伸出小手在火焰上方翻来覆去地烤，热气顺着袖口钻进身体，那片刻的温暖缓解了寒冷冬日里最奢侈的享受。下午放学，回家的路却与清晨截然不同，满是欢声笑语。金色的阳光洒满山路，我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追逐打闹着。我们会采路边的野酸枣、

## 回家的路 征文选登

回家的路，是藏在时光深处的河流，蜿蜒穿过岁月的峡谷，载着童年的欢笑、少年的憧憬与成年的牵挂，一路流淌，从未停歇。它不是地图上冰冷的线条，而是刻在骨髓里的印记，是无论走多远、隔多久，只要一念起，就能瞬间抵达心底的归途。这条路，有泥泞与平坦交织，有寒冷与温暖相伴，有逃离与眷恋纠缠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沉淀了最纯粹的乡愁。如今再回望，那些走过的路、遇过的景、藏过的心事，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，在记忆长河里熠熠生辉。

上小学时，回家的路是那两三公里曲折的山路。四年级起，我便去住邻村就读，每天和十几个同龄伙伴结伴往返。冬白天还没亮，母亲就早早把我叫醒。穿上厚厚的棉袄，背起母亲用旧布缝制的书包出门，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，粘在眉毛、睫毛和衣领上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小小的冰粒。山路两旁的草叶上也结着厚厚的白霜，踩上去咔嚓作响。走到半路，手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，几个同伴便捡些干柴枯草，点起一堆小小的篝火。火光跳跃着，我们伸出小手在火焰上方翻来覆去地烤，热气顺着袖口钻进身体，那片刻的温暖缓解了寒冷冬日里最奢侈的享受。下午放学，回家的路却与清晨截然不同，满是欢声笑语。金色的阳光洒满山路，我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追逐打闹着。我们会采路边的野酸枣、